

箕田攷
國賦紀略
歷代關市征稅記

鹽法考略
浙鹺紀事



歷代關市征稅記

彭甯求 著

中華書局

歷代關市征稅記

清 長洲彭甯求文治著

昔者神農氏日中爲市。致民聚貨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蓋取諸噬嗑。則市利興。其後重門擊柝。以待暴客。蓋取諸豫。則門禁立。至于周官。則司門掌授管鍵。以啓閉國門。幾出入不物者。正其貨賄。凡財物犯禁者。舉之。以其財養死政之老。與其孤。司關掌國貨之節。以聯門市。司貨賄之出入者。掌其治禁。與其征塵。凡貨不出于關者。舉其貨。罰其人。凡所達貨賄者。則以節傳出之。是古之爲關也。將以禦暴。而非專于斂財。可知矣。若乃市者。所以通商賈而阜貨財。則有司市諸職。以掌之。其爲制也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。以商賈阜通而行市。以量度成買而徵價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。以刑罰禁競而去盜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。凡致詳于市政者。纖悉畢具。是何也。蓋以利相交。人已相形。不能無私己之心。故一物也。賣則欲多。買則欲寡。彼此競爲虛誑。爭辯于是乎起。然猶自己之物。弊端未甚也。至于有商賈。則專以牟利爲事。旦暮孳孳。凡可以利己而生息者。無所不至。濫惡僞飾。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。無所不爲。于是山野之賄。不得不資于市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。至于天患民病。乘急踊價。衆方以爲災禍。而彼獨以爲樂幸。孤寡貧窮。假貨稱責。此方以爲困苦。而彼乃以爲資息。又大利所在。則奸細于是而竊窺。大衆所萃。則奇袤于是而聚集。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。爲民父母。均吾赤子。可以無處治之法。與轉移之方哉。是故肆長陳其貨賄。而美惡不得以

混淆。賈師與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。司稽巡其犯禁。胥師察其飾行。價廉而詐僞不得以相欺。有胥史以掌其坐作出入。則事不亂。有賈人以爲之質劑。則人心信服。同度量。一淳制。而物有所準。司曉禁。亂。司稽執盜賊。而強暴無所容。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。其有犯禁而事覺。梗化而成訟者。小則胥師賈師聽之。大則市師聽之。則夫民之入市者。交易而退。何有不得其所者哉。至于市中之物。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。則使之阜。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。則使之無。又有罕用而不可無。宜有而不可多者。故無則使之有。多則使之少。或有無其征。應或低昂其價值。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。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。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。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也。民有貨物。不適于用。市而不售者。雖賤而亦樂輸也。則以其價買之。事居積者。不得抑其價而取焉。及市中既乏。而民欲買者。雖貴而亦樂從也。復以其價賣之。擁富資者。不得高其直而與焉。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。而民之有貨者。不傷。亦無甚貴之物。而民之有用者。不困也。然此猶有交易之意。爾至于民有喪祭大事。適空乏而不能卒辦。聽其從官賒用。事過卽還。蓋民有急而無措。官有餘而無用。賒而與之。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。所謂惠而不費者也。然此猶欲其還爾。至于民有極貧者。則遂貸而與之。以其不可爲繼。故以國服爲之息。蓋力者民所自有。無待于外。公事上所不免。必假于民。故貸之而使服國事。則下之用物者。若食厥力。上之與物者。若假厥直。市法之善。誠莫有大于是者。然終以爲近利之地。防之不可不嚴。辟之惟恐不遠。于是僞飾之禁。在民者十有二。在商者十有二。在買者十有二。在工者十有二。而小刑則憲。中刑則徇。大刑則朴。其附于刑者。歸于士

焉。至若國君過市，則刑人救。夫人過之，則罰一幕。世子過之，則罰一帑。命夫過之，則罰一蓋。命婦過之，則罰一帷。蓋防利而絕其端，類若此。至于後，禮教陵遲，風俗靡敝，士庶人棄本而事末，姦富者衆，商賈牟利，穀不足而貨有餘。于是管仲相齊，制斂散之權，而齊富強。迨秦孝公用商鞅，變法令，凡事未利者，一切收以爲拏。始皇承之，雖以抑其逐末專利之心，然而近于酷矣。漢興，接秦之弊，公私空匱，不軌逐利之民，蓄積餘業，以稽市物，物踊騰，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，重租稅以困辱之。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，復弛商賈之律，文帝時，晁錯言曰：「今農民重困，而商賈大者，積貯倍息，小者坐列販賣，操其奇贏，日游都市，男不耕，女不蠶，織衣必文采，食必粱肉，亡農夫之苦，有什伯之得。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賤商人，商人已富貴矣，尊農夫，農夫已貧賤矣。故俗之所貴，主之所賤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惡乖迕，而欲國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」于是帝爲之下，令務農，而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爲吏。至武帝元光六年，始筭商賈。稅商賈車船，令出筭。元狩四年，令諸賈人末作，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緡錢二千而筭一。隨其所施，施于利。諸作有租及鑄，率緡錢四千筭一。手作者得利，輕故筭亦輕。非吏比者，三老北邊騎士，輅車一筭，凡民不爲吏，不爲三老，輅車有輕車，皆出一筭。所謂告。商賈人輅車二筭。商賈則重，船五丈以上一筭，商賈之船，匿不自占，沒入緡錢，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畀之。所謂告。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口，往往卽治郡國緡錢，元封元年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，領大農，以諸官各自市，相與爭物，故騰躍，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儗費，乃請置平準于京師，盡籠天下之貨物，貴則賣之，賤則買之，使富商大賈，無所牟大利，以抑天下之物，故曰平準。又郡置均輸官，以相給用。

而便遠方之貢。故曰均輸。昭帝卽位。諸賢良文學皆言平準均輸。與民爭利。非治國之本務。而爲宏羊所持。竟行之。夫爲民父母行政。而效尤商賈子之所治。以徵市利也。豈不甚哉。王莽篡位。藉周禮開賒貸。張五均。設諸幹之文。齊衆庶而抑兼并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。凡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繇絲衣物。周于用而不售者。均官檢實。從本價而取之。萬物昂貴過平。則以平價賣之。以防貴賤者。人有欲祭祀喪紀而缺于用者。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除之。或乏絕欲貸以治生者。聽授之。受息無過什一。是旣權其貨。又操其術。而因用取贏也。建武初。莽所設苛政盡廢罷。至章帝時。尙書張林上言。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。宜收採其利。武帝所謂均輸也。下詔議。尙書僕射朱暉曰。按王制。天子不言有無。諸侯不言多少。食祿之家。不與百姓爭利。今均輸之法。與賈販無異。非明主所宜行。帝不從。其後自晉至于梁陳。皆以人競商販。不爲田業。故使均輸。欲爲懲勵。而其實利在侵削。時甚苦之。後魏明帝孝昌二年。稅市入者人一錢。其店舍又爲五等。收稅有差。北齊顏之推奏。請立關市邸舍之稅。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。後周閔帝初。除市門稅。及宣帝卽位。復興入市之稅。每人一錢。隋文帝受禪。除入市之稅。開皇時。蘇威以臨道店舍。乃求利之徒。事業汙雜。非敦本之義。遂奏約遣歸農。有願依舊者。在所州縣錄附市籍。李諤以農工有業。各附所安。逆旅之與旗亭。自古非同一槩。卽附市籍。于理不可。且行旅之所依託。豈容一朝而廢。遂令依舊。唐武后時。有司條關市之稅。請不限工商。但人行輒稅。鳳閣舍人崔融曰。關爲禦暴之所。市爲聚人之地。稅市則人散。稅關則暴興。暴興則起異圖。人散則懷不軌。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。易動而難安。一市不安。

則天下之市心搖矣。一關不安，則天下之關心動矣。况澆風一扇，變法爲難，豈容規小利而亂大倫哉。嗣是兩京陷沒，民物耗弊，天下消然。肅宗卽位，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，十收其二，謂之率貨。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，一千者有稅。德宗時，趙贊請于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賈，錢每緡稅二十。竹木茶漆十稅一，已又稅閒架，筭除陌，公家所入不能半，而怨譟滿天下。及涇原兵反，大呼長安市中曰：「不奪爾商戶儼質，不稅爾閒架除陌矣。」于是閒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。是時宮中取物于市，以中官爲宮市使，抑買人物，又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，民將物詣市，有空手而歸者，順帝卽位，乃一切罷之。宋興商稅，凡州縣關鎮皆置務，大則專置官監臨，小則令佐兼領。諸州仍令都監臨押同掌行之。齎貨謂之過稅，每千錢筭二十。市鬻謂之住稅，每千錢筭三十。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。初太祖其五代所征筭者竝罷，而詔關津毋得苛罰行旅，行旅所齎資非貨弊當筭者，毋發篋搜。又詔榜商稅條禁于務門，具曉知，毋擅增創收。淳化初，詔曰：「關市之征，其來舊矣，用度所出，未遑削除，征筭之條，當從寬簡，令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征名品，參酌裁減以利細民，以京朝官主市務，給實直，毋抑配，諸非急需物，毋一切收市擾民。皇祐中，詔三司歲下諸科買物，先期度所當賦，早諭戒，得爲備。若府庫有儲，勿收市。已國用錢廣，有請筭緡錢助經費者，拒不聽。前後稅錢詔蠲者不可勝數。熙甯初，王安石創制，立均輸法，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，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，得徙貴就賤，用近易遠，而預知中都帑藏，歲知見在之數，當供辦者，蓄買以待，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，而制其有無，於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石佐均輸費，以發運使薛

向領其事。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。市無定價。貴賤相傾。置市易務。諸商貨滯不售者。許至務投賣。行人平其直。官市之。願易官物者聽。于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緡。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。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。而諸州各置市易務。皆隸焉。時蘇軾疏言商賈之事。曲折難行。其買也。或先期而予錢。其賣也。或後期而收直。多方相濟。委曲以通之。此倍稱之息。所由獲也。今官爲市易。必先張官置吏。簿書廩祿。爲費已厚。非良不售。非賄不行。是以官買之價。比民必貴。及其賣也。弊復如之。商賈之利。何緣而得。朝廷不此之慮。乃損五百萬緡以予之。此錢一出。恐不可復。縱使其間薄有所得。而征商之額。所損必多矣。其後均輸法止不行。而市易苛細。所鬻物物輒歸。商賈入門。市易司輒遮攔赴務。名曰驗實。盡勒買之。商憚避逃。徒而商稅果驟減。是市易之爲虐。已凜凜乎。唐季開架除陌之事矣。元祐初。有司言。以朝廷而行市易。就使有獲。且不可爲。今所獲不如所亡。詔罷市易法。蘇軾又言。自古以來。法不稅五穀。而近歲法令有五穀力勝稅錢。使商賈不行。農末皆病。廢百王不刊之令典。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。百世之下。書之青史。曰收五穀力勝稅錢。自皇宋某年始也。竊爲聖世病之。而尙書省亦言在京穀貴。欲平其直。宜權蠲之。後徽宗宣和中。以州縣災傷。并贍給都下。亦一再免。旋復如舊。南渡以後。都邑新創。兵革未息。四方之稅。間有增置。及于江潯。浦口。量收海船稅。凡官司回易。亦竝收稅。而寬弛之令。亦錯見焉。如諸路增置之稅。場山間迂僻之縣鎮。經理未定之州郡。悉罷而免之。又以稅網太密。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。免過稅者五。至于牛米薪麪民閒日用者。竝罷。孝宗繼志。凡高宗罷之未盡者。悉推行之。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。

免淳熙七年稅一半。光甯嗣服。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。然而貪吏取苛百出。私立稅場。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。擅用稽察。措置添置。專攔收檢。虛市有稅。空舟有稅。以食米爲酒米。以衣服爲布帛。皆有稅。遇士夫行李。則搜囊發篋。目以興販。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。指爲漏稅。輒加以罪。空身行李。亦白取索金。紆路避之。則攔載叫呼。或有貨物。則抽分給賞。斷罪倍輸。倒囊而歸。聞者咨嗟。指爲大小法場。與斯民相刃。不啻仇敵。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。明制。府州縣有稅課司局。河泊有諸稅所。辦商稅漁課引絲契本有額。洪武中。天下稅課司局客商貨賄。俱三十而稅一。赴司局投稅。訖聽平賈以賣。惟五穀書籍紙札不稅。酒課不設務。不定額。又敕戶部言。曩奸臣聚斂。稅天下貨物及織末之物。朕甚恥焉。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。伏臘追送儀物。及自織造染練布帛。及買已稅之物。若造作舟車。若細民擔挑蔬菜魚肉果實。非興販者。毋得稅。永樂初。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。因載胡椒與互市。有司請徵其稅。成祖曰。商一者。國家所以抑逐末之民。豈以爲利。今遠人慕義遠來。乃欲侵其利。所得幾何。而虧辱大體。不聽。國初止收商稅。未有船鈔。宣德四年。始設鈔關。凡七所。河內。西務。臨清。九江。濟寧。淮安。揚州。杭州。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。本色歸內庫。備賞賜。折色歸太倉。備邊儲。後改鈔折銀。備船料。初用御史。其後停御史不遣。遣部主事司之。成化初。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。俱錢鈔中半兼收。已敕九門監收錢鈔。不許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。雖樵民策承前代之猥。而德意獨深矣。七年。工部尙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。蕪湖。荊州。沙市。杭州。抽分竹木。變銀爲營繕費。是年所得僅千兩。後歲歲加增。賤削無極。二十二年。詔天下有司。徵

稅毋取餘價。宏治元年，御史陳瑤言：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，上收客稅，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，以剋剋爲能，有傷國體。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，餘行李車兩，毋得搜檢阻遏。九年，諸王府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，罷其官。戶部尙書周經言：國體非便，且民力不堪，乃止。正德中，孫原貞言：商稅雖國課所資，而黠冒不可以無禁。都邑輳集，如張家灣宣課司巡欄，徇私縱放者有之；容情納鈔者有之；其峻勒卸車，發篋搜檢，因而失所者，又多有之。而高估物貨，規多稅入，此其害非細。至蘆溝橋復然。大明門又然，是一貨而數征也。宜敕諸商賈，但于所在抽稅，其經繇地方不得攔阻。止大明門宣課司查驗之，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。遂稅及柴炭魚菜，民不堪擾。御史宋越極言：太監挾勅，詐取官銀諸不法事，得旨裁革。而以原遣部官領之。此世宗初登極新政也。嘉靖初，戶部尙書梁材條議言：各鈔關出納官銀，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，或藏貯之處，私取肥己，或傾煎時隱匿，或類解時那換，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。宜行巡按御史于州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，日赴廠爲之貳，立號簿二，立收料文票，于所在官司編號，用印鈐記。權鈔訖，開收票付商，照收票登簿，將料銀封記完固，送所在府州縣庫收。季冬差官類解，萬歷二十五年，以大工浩費，遂議開礦權稅，命內臣出省直，專理其事。于是所在搜括，興起稅課，利孔一熾，牢不可破。而所委者，又刑餘狙獫之流，凡所以諂悅取容者，日增歲益，不知上取一下，取二，官取一，羣奸又取二，利則歸下，怨則歸上，故諸使之害一，而參隨之害百，所引用之士棍，害且千萬，究皆椎剝百姓之膏脂耳。雖曰不忍加派，而害不更有甚者哉。至光宗登極，始詔蠲撤天下咸慶更生。而崇禎之季，中原寇起，道路阻塞，客商稀少，關權倍

征以足額。商大困焉。

息關蔡氏曰。自周官有泉府之名。後世始藉口立法。以帝王而下同商賈之事。夫以其貨之滯于用也。而買之。以其貨之適于用而賣之。賈遷有無。以曲爲貧民地。何嘗有征利富國之心哉。卽斂散之權。始于管仲。亦以抑其逐末之途。禁商賈不得仕宦。始于漢高。正以遏其貪鄙之俗。奈何王莽立五均之官。宏羊立均輸之法。使商賈不得牟大利。然猶未嘗廣置官屬。峻立刑法。爲抑勒禁制之舉也。迨王安石專務興利。襲王莽之跡。效宏羊之術。張官置吏。勞人廢財。以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。而假周官泉府及國服爲息。以文其說。殃民悞國。千古不能爲之解矣。明與市法雖寬。而關稅爲急。雖與古若異。暴之意相矛盾。而于奪彼與此。居貨待價之策遠矣。